

残酷“童星梦”

■本报见习记者 殷梦昊



新华社发 赵乃育 作

元作为终身会员费,但收了二十几个后还是停了。他说:“必须承认,不同孩子能力有差别。我收了钱,又给别人推不上戏,总是良心不安。”

同样,坚持不“带资”、不“入会”的家长,在圈内也属凤毛麟角。

在陈彪看来,经纪人向家长收会员费,是另一种拐弯抹角的“圈钱”方式。“特别是新入行的家长,苦于缺乏资源,几乎都交钱入过会。”他说,目前市面上会员费价格高昂,从一年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但经纪人只负责推荐,并不保证孩子上戏,“就算保证上戏,也是拿几个小角色来糊弄家长,最终还是看孩子自身能力。”

入行之初,陈彪雄心勃勃,想要彻底扭转行业规则。他立下规矩:绝不推荐“带资”角色;只在推荐孩子上戏后,抽取片酬的30%。

事实证明,家长并不买账。很多人频繁跳单,被推荐上戏后就把他丢到一边;即便促成一单,小演员片酬不高,提成也只有几百元。

更让他郁闷的是,竟有家长主动塞会员费给他,还直言:“我又不告诉别人!”甚至有家长反过来劝他——“你是来娱乐圈做公益的吗?你这么做是混不下去的!”

“1%的童星,99%的炮灰。”这是儿童演艺经纪人陈彪从业3年总结出来的数据。

这个在圈内以耿直闻名的经纪人认为:“要成为前1%,颜值、演技、家底、机遇,缺一不可。”他的手机里存着1500多个孩子的资料,最大的18岁,最小的刚出生几个月,但真正能冠以“童星”称号的,一只手数得过来。

陈彪无奈地发现,如今把孩子送进演艺圈的家人们,不管是以何种冠冕堂皇的理由,都多多少少抱着让孩子“一夜成名”的想法。

正是瞄准家长的这一心态,近两年,全国涌现出不少经纪公司、培训机构,“山寨”剧组,向怀揣“童星梦”的家人们“花式”圈钱。

这些钱,当然绝大多数都打了水漂。然而,这个家长群体极少有人愿意公开维权。更多人选择强吞苦果,继续带着孩子奔波于各地片场。

80万元“投资”

陈彪在40岁的“高龄”才从广告人改行做经纪,正是受一起类似事件触动。

3年前,他有朋友让孩子参演一部名为《巾帼志杨门女将》的电影,开机一个月剧组只拍摄了不足3分钟的戏。原计划120分钟的“世界首部全儿童3D电影”,最后只出来一个2分半钟的宣传片。朋友前期投资了几万元,请陈彪帮忙追回。

随着对行业了解的深入,陈彪才知道,原来朋友的遭遇很常见。北京某演艺公司与多位孩子家长合同一签15年,孩子无戏可拍,想解约得赔500万元;国内30多个孩子被“星探”挖掘,推荐至国外参加国际大赛,3年收24万元,比赛当天发现参赛者全是中国人;更有甚者,不法分子借假星探身份,骗取女童裸照、裸聊视频,层层转手流向市场……

但反常的是,这个群体极少有人愿意公开维权,最终成功追回钱款的更是只有个别人。

“愿意花大价钱打造孩子的家长,大都有一定身份地位,往往把面子看得比钱更重要。”陈彪分析。

来自河北的张豪,犹豫了整整一周才决定面对记者。当年,为了让儿子康康在《巾帼志杨门女将》中扮演某个配角,他先后在后剧组累计投入超过80万元,至今未追回。

80多万元,在张豪眼里,算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数目”,但对整个家庭造成的精神损失难以计算。他看似轻描淡写地回顾了这笔不光彩的“投资”——

第一次花20万元,用于给孩子购置装备;第二次,导演称资金紧张,向家长周转,张豪和妻子周莉先后给导演汇款共20多万元;第三次,导演再次向家长筹资,并承诺很快会有资金进入,到时悉数返还,张豪汇款40万元,没想到钱打过去不久,就得到资金链断裂、剧组解散的消息。

受波及者,远不仅张豪一人。据一份发表在家长群公布的账目,共有超过30位家长投资,来自全国各地,多则几十万元,少则几千元,总额367.4万元。当大家赶到北京试图讨回钱款时,导演已失联。有家长报警,但因为大家只有导演张倾城以个人名义开具的借条,派出所认定为民事纠纷。

“我们俩都是第一次接触这个圈子,没想到入了个大坑!”周莉很懊悔。她是

没有那份财力。

当孩子询问她现在是否全靠孩子挣钱时,郑澜断然否认。她说,心思的收入远不够养活母女俩,而且孩子还要交各种培训班费用,她必须在带孩子跑组同时做兼职。

相比之下,童模虽在儿童演艺行业被视作低端,收入却比小演员可观。思思拍过几次,一天能挣两三千。但不不停地摆姿势、换衣服,在郑澜看来“完全没有技术含量”,很快就放弃。

郑澜提起一位童模圈内知名的小女孩:“小女孩天天拍平面,父母都不工作,车后备箱一打开,全是孩子的配饰、鞋帽、衣服……”

一直躺着默不作声玩手机的思想听到,突然插嘴:“家长靠孩子赚钱,太不要脸了!”郑澜制止道:“你不能这样说。”

向东约6公里,记者寻到荆村桥。古桥两头,是普通江南村庄的样子。桥头回路,村民都知道“解放日报旧址”,那是一排砖瓦老房子,外墙斑驳,院内竖着一座丹阳市文物保护单位石碑。原荆村桥村书记王木锁告诉记者,村里大多数姓王,这座老宅,曾是王氏祠堂,建于明嘉庆年间,坐北朝南,原本有三进,70年前,是丹阳城东这一带最大的房子之一。后来,部队离开后,这里先后还做过粮食库、办公场所等。如今,老宅子存有北面两进。村里加工厂不少,百姓富了,搬进了楼房,附近便是荆林学校、塑胶跑道的操场,教学楼漂亮。

两个孩子,一个是女孩,一个是男孩,都是“童星”。

郑澜说,在残酷的童星圈,像丹妮一样受伤的孩子有很多。“可能我太重视孩子,好像是剧组里最不正常的家长。”梁茵很费解。

张豪很快重新投入生意,一个月只见康康两三次。“小孩子嘛!能有什么想法。”他有些不耐烦地对记者说。但周莉察觉到儿子的愤怒和伤心:“他原本期待那么高,怎么可能没有阴影?”

思思也受过伤。某次训练中,她不慎滑倒,下巴着地。训练地方偏僻,郑澜没送孩子去医院,只抹了些药膏。“孩子也坚强,休息了1天就训练。”郑澜说,

如此回忆《解放日报》的创刊,他记得日夜兼程随军南下的路上,一路大家都唱着《打回老家去》,队伍中大部分是南方人,当中不少人原来在华东各解放区从事新闻工作,也有一些在南方国统区从事过文化工作,大家回到过去工作过的地方去,回到家乡去,高兴。原解放日报记者印辉也特别高兴:南京解放的捷报传来,新闻大队即准备南下。4月底前的一天下午,他们从扬州出发,到长江边的瓜洲渡口,等待渡江。天黑,一声令下立即上船。渡江过程中,服从船老大指挥,“蹲在舱内,不准讲话”,船直驶向对岸镇江,上岸后急行军到火车站,爬上停在那里的货车,连夜到丹阳,在小村住下。另一位解放日报当年的记者刘时平则回忆,新闻大队的同志们比起战士来,算是轻装,但也要身背枪弹和米袋,徒步行军到丹阳……

70年前的丹阳城内外,新闻大队之外,陆续陆续意气风发而来的,还有其他的接管队伍,正紧张投入接管大上海的筹备工作。他们一定懂得过新生活,也畅想过我们今天的好日子。

“会害你。现在很多人表面上夸你,实际在diss(意为贬低)你呢。”她吐吐舌头。(文中孩子、家长均为化名)

带资进组“规则”

在演艺圈内,像张豪这样为孩子花钱购买角色、不要片酬的做法,被称作“带资进组”。陈彪是圈内极少数公开抵制“带资”行为的经纪人之一。

他说,在正规剧组,导演对孩子的各方面条件有要求,不仅不要求“带资”,还会支付片酬;只有不正规的剧组才会要求“带资”,而拍出来的东西,往往不是上不了线就是没人看。

而《巾帼志杨门女将》之所以能吸引许多家长“带资”,和前期的高调宣传不无关系,比如“世界首部全童星阵容电影”“将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等。

在经纪人怂恿下,当时带着女儿入行不久的单亲妈妈郑澜按捺不住,交了5万元“会员费”。后来,女儿在培训期间受伤,郑澜决定退出剧组、索回会员费时,经纪人已失联。

在陈彪看来,经纪人向家长收会员费,是另一种拐弯抹角的“圈钱”方式。“特别是新入行的家长,苦于缺乏资源,几乎都交钱入过会。”他说,目前市面上会员费价格高昂,从一年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但经纪人只负责推荐,并不保证孩子上戏,“就算保证上戏,也是拿几个小角色来糊弄家长,最终还是看孩子自身能力。”

入行之初,陈彪雄心勃勃,想要彻底扭转行业规则。他立下规矩:绝不推荐“带资”角色;只在推荐孩子上戏后,抽取片酬的30%。

事实证明,家长并不买账。很多人频繁跳单,被推荐上戏后就把他丢到一边;即便促成一单,小演员片酬不高,提成也只有几百元。

更让他郁闷的是,竟有家长主动塞会员费给他,还直言:“我又不告诉别人!”甚至有家长反过来劝他——“你是来娱乐圈做公益的吗?你这么做是混不下去的!”

最终,陈彪只能象征性收1000

申城备下一道丰富多彩文旅大餐

解上海的红色文化。拿着这张地图,在观看演出之余,也可以开启“红色文化之旅”,在红色文化之旅中,在旅行中学习、感受传承、弘扬红色文化。

国际性艺术节的举办,将为一座城市带来巨大的旅游收益,比如威尼斯双年展的举办每年都为这座城市贡献将近800万左右的旅游人口,其背后也关系着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院长、中华艺术宫副馆长金江波认为,艺术节走向文旅结合的模式是一种必然,也是目前国际上最常用的提升城市能级和打造城市文化品牌的策略和手段。“很多城市都是通过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目的地打造,带动文化和精神产品消费。全球文化艺术展演的亮相必定会吸引对于精神文化有追求的人群,也包括在商业和产业上寻找机遇的高端人群。一个优秀的艺术节往往就象征着—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也象征着一个城市的卓越品质。打造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节,在彰显现代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彰显着一个国家、一座城市服务全球各方来客的文化自信。”

上海是一座光荣革命的城市,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早期中央领导机构的所在地、早期工人运动的发祥地,上海“红色基因”不但密集而且齐全,387处红色基因资源遍布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市文旅局联合相关部门,共同推出了上海红色文化地图,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可以一目了然地在线上 and 线下了

让外企更好融入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两者完全一样。机床生产都是定制化的,研制阶段需大量凭借经验,生产出来后往往要调试一段时间。应用“数字双胞胎”、工业仿真等技术后,机床的一些参数设计将更为精准,从而缩短调试时间。而且,相关数据都能保存下来,形成数据库,成为今后研发设计的宝贵资源。

西门子与申通地铁的合作也在推进中,双方将共同研究地铁供电系统设计设计与运维的优化方案。上海地铁各个站点、各条线路的供电安全,与市民出行息息相关。王伟国表示,西门子计划凭借电网控制、保护、测控、仿真一体化软件平台与系统优化解决方案,实现上海地铁供电系统各个设备的可预测,如设备寿命的预测,从而把故障风险降到最低。

将优化上海地铁供电系统

在市科委支持下,西门子在上海

直到愈合过程中,思思下巴上冒出一颗黄豆大小的凸起,她才意识到,孩子可能骨裂了。

记者问思思,现在下巴还痛吗?孩子摇摇头,没说话,继续玩手机。

“财富自由,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

梁茵、周莉都再也没有让孩子拍戏。梁茵偶尔会带着丹妮参加活动和比赛,拿些小奖。当时为孩子置办的戏服,梁茵也送人了,她终于慢慢接受一个事实:在表演上,丹妮比普通童星出色,但和童星相比,相距甚远。

梁茵现在专注于抓孩子的学习成绩,时常带孩子去补习班,一年在补习班上的花费有十多万元。“英语学习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她滔滔不绝说着对孩子学业的担忧。她最新的心思,是丹妮能赶快把一张同学们都已拿到的英语证书考下来。

而郑澜还在坚持。今年以来,母女俩已辗转多个城市,经常一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和上学相比,思思觉得拍戏好玩,但也更累。她曾在逾40摄氏度大棚里穿厚衣服跳舞,还有重庆最寒冷的季节穿短袖拍雨戏,还有次因水土不服呕吐了两天,也没有停止拍戏。最近为了减肥,郑澜只允许她每晚吃水煮青菜。

这个刚满11岁的女孩,对“带资”“入会”等演艺圈的金钱规则见怪不怪。问她会不会觉得不公平,思思笑咪咪回答:“不会啊。别人有钱,我有演技。”

在陈彪看来,思思是个悟性很高、心智成熟的小演员。在“小戏骨系列”大火之后,类似让孩子演成人的剧组越来越多,“懂事”的孩子也越来越常见。“一个单纯天真的孩子,被活生生教成大人,以后的生活会不会没了味道?”陈彪不知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如今,思思的身高和年纪都超过小演员的黄金区间,合适角色大大减少。思思能清楚察觉,同性小演员之间互相排斥,妈妈们之间利益纠葛,“就像宫斗剧一样”。

考虑到孩子明年上六年级,郑澜打算先让孩子专心备考,一年不再接戏。思思的学习成绩不错,在校为人低调,和老师、同学的关系都很好。将来考不考艺术院校附中,郑澜还在犹豫。

“文化课学好了,也不一定走演员这条路。”郑澜感慨道,“娱乐圈太乱了。”

但对于未来规划,思思目标相当明确:“我要努力拍戏,在30岁之前实现财富自由,然后去做自己喜欢的事。”而她喜欢的事情,包括环游世界、打游戏,总之就是“各种玩”。

她幻想过自己哪天红了,车后备箱里装的全是钱。

“你这么缺钱吗?”“缺!”

“为什么?”“因为钱是精神财富。”

“你知道什么事情最痛苦吗?那就是人还活着,钱没了!”思思的回答,让一旁听着的郑澜捂嘴笑了。

不过,思思觉得“红”也不是件特别好的事。她在网上看自己演的戏,从不会为自己发弹幕。相反,看见别人说“这个小演员演得真好”,她的第一反应不是开心,却是“这是谁给我买的水军?”

也许别人真的就是赞美呢?“我会害怕。现在很多人表面上夸你,实际在diss(意为贬低)你呢。”她吐吐舌头。(文中孩子、家长均为化名)

丹阳集结:进城之前忙备考

兴奋与憧憬

王木锁72岁,70年前他并不记事。他为此特意问过村里老人当年事。老人们都记得,以前驻扎过解放军。虽然村民们并不知道,这是正筹备在上海创办《解放日报》的新闻大队,但他们记得:那些人守纪律,借了扁担或水桶,用完后总会仔细地放回原处;他们睡地铺,在荆村桥下洗衣服。

丹阳解放的第二天,4月24日,中共中央批复华东局,“上海党报”决定命名为“解放日报”。在这座老宅里,《解放日报》办报方针、内容、版式、组织架构、人员安排,一一准备就绪。一个多月后《解放日报》在上海创刊的创刊词《庆祝大上海的解放》,就是在这里起草完成的。

其中的兴奋,也能从本报老同志们回忆中感受一二。

“4月下旬,队伍从扬州渡江,到达丹阳。在那边一边休息、学习、整顿,一边筹备报纸的出版工作。”宋军

控制 WannaCry 勒索病毒传播感染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开通免费查询服务

据新华社天津5月4日电(记者周润健)记者4日从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天津分中心获悉,为了有效控制WannaCry勒索病毒的传播感染,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近日开通了该病毒感染数据免费查询服务。

2017年5月12日,WannaCry勒索病毒利用Windows SMB(“永恒之蓝”)漏洞在全球快速传播,造成全球计算机大范围感染。据悉,截至2019年4月9日,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监测发现我国境内疑似感染WannaCry勒索病毒的计算机数量超过30万台,仍有大量的计算机未安装“永恒之蓝”漏洞补丁和杀毒软件。

为有效控制WannaCry勒索病毒的传播感染,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开通了该病毒感染数据免费查询服务。查询说明如下:

1.WannaCry勒索病毒暂只能感染Windows操作系统,请用户在Windows操作系统上的浏览器中输入查询地址打开查询页面进行查询,查询地址为:http://wanna-check.cert.org.cn

2.若提示IP地址承载的计算机受到感染,建议使用WannaCry勒索病毒专杀工具进行查杀,并及时修复相关漏洞。

3.如果使用宽带拨号上网或手机上网,由于IP地址经常变化,会导致查询结果不准确,仅供参考。